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六回 高才生做世失原形 義氣友念孤分半俸

《滿江紅》：造物無憑，任東君倒橫直豎。便江花繁筆，李囊險句，不遇柳神將汁染，難期錦字機中注。縱一朝得意宴江頭，寧奇事。

那便可，輕肆志，做僚友，藐當世。看從來佻，榮華難據。況復一腔凌轍意，高天厚地無容處。至變成異類始灰心，向誰訴。大凡人不可恃。有所恃，必敗於所恃。善泐者溺，善騎者墮，理所必然。是以恃勢者死於勢，恃力者死於力，恃謀者死於謀，恃詐者死於詐，恃才者死於才，恃智者死於智。勢力謀詐，自是罟獲陷阱，驅而納之，所不必言。至若才智者，人之寶也。上以治國家，平天下；下以致富厚，取功名。卻為何說他不可恃？孟夫子說得好：盆成括，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；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在下且把從來恃才做物者，說幾個看看。

唐時有杜舍人，弱冠登科，名振京邑。嘗游至一寺，禪僧擁褐獨坐，問杜姓氏，又問修何業。旁人以聯捷誇之。僧笑曰：「皆不知也。」杜歎訝，因題詩曰：

家在城南社曲旁，兩枝仙桂一時芳。禪僧都未知名姓，始覺空門意味長。

你道兄弟兩個中了進士，俗人何等趨奉，而不足以驚黃面瞿曇<sup>⑧</sup>。此時自視，亦不見有甚榮耀，然亦不過是人不得知耳，未有譏消之者。又有鄭禮臣，初入翰院，矜誇不已。同席諸人，皆不能對，甚減歡笑。

有佐酒妓下一籌，指禮臣曰：「學士言語，無乃德色，然學士一時清貴，亦在人耳。至如李際、劉承雍，亦嘗為之，豈能增其聲價耶？」諸人皆笑。禮臣因引滿自罰，更不復言。夫以學士之貴，至為妓女所面斥，受罰而不敢辭，可見傲之一字，用不著了。然猶止於譏消耳，未有所害於我。至如蕭穎士，恃才傲物，常自攜一壺，逐勝郊野，獨酌獨吟。會風雨暴至，有紫衣老人，領一小童，亦來避雨。穎士見其冗散，頗肆凌侮。少頃雨霧，車馬猝至。老人上馬，呵殿而去。問之左右，則王尚書也，明日具啟造門謝。王命引至廡下，坐責之曰：「子負文學，踞忽如此，止於一第乎！」穎士因不敢再赴詞科，遂終於揚州功曹。此卻以傲物之一字，有礙進取了。然猶不過是宦途淹蹇耳，未至於困頓死亡也。又如陳通方，少年登第。同年王播，年五十六。通方戲拊其背曰：「王老，王老，奉贈一第。」王頗恨之。通方值家艱歸，王累捷高科，已判監獄。通方窮悴，求同年李虛中為之汲引。王不得已，署江西院官赴職，未及到任，又改浙東院。至半程，又改南陵院。往復數四，困躓日甚，退省其咎，謂所知曰：「吾偶戲謔，不知王公遽為深憾。」及王拜相，通方悵望而死。此直並身家性命，敗於傲中了。可見傲慢之人，無好收場。人人讀書，人人知道，而又多蹈之者，惟恃才智之過也。詩曰：

奇才雖是世間稀，賣弄矜誇便不奇。若使孔顏生此日，諸君面目亦難施。

卻還有一奇絕的事，出人意料之外者。有一人以恃才傲物、憤世嫉俗，變為異類。既變異類，猶復人言，以自明其悔恨之意。待在下慢慢細述一番。唐明皇時，隴西人李微，是皇族之子。家於虢略。少年博學，詩詞書翰，無有不工。真是下筆乾言，倚馬可待。他卻恃才傲物，眼底無人。即他同時的才子，如李白、杜甫、高適、岑參之流，他也不肯遜讓一頭。便把那功名二字，拿在手裡，謂卿相可以立致，終日猖狂放恣。當時之人，也說他是個才子，不敢與他抗衡。他越發自尊自大起來。未弱冠時，便領了鄉薦，貢至京師。不意得了十科，不得一第。只因他恃才過甚，不肯俯就這科目的程式，又或躁率差誤，以此多不合式，常被剝放。但還有一件好，唐時卻是一年一試的，不如今三年一試。故雖十科，亦不過遲得十餘年。李微一次不中，便罵一次試官，道他眼瞎，不識文字。又罵這些及第的道：「黃口孺子，腐爛頭巾，都中了去。我輩如此高才，淪落不偶，看他們有何面目見我！」便是那憤懣不平之氣，放誕無忌憚之言，心中口中，怨天尤人個不了。及至第十一舉，方才得一第，名次卻又不高。唐朝資格：凡進士及第的，前邊幾名，選七品京官。其餘高者縣令，次者縣丞，又次縣尉、丞尉之流。做得好，便取為尉史，甚至取為西台。不取的，再赴詞科。連試高等，便人為翰林台省。故此李微雖中進士，卻選得一尉，又調補河南商丘縣尉。自以皇族高才，屈跡下僚，與俗吏為伍，常鬱鬱不樂。益為倨傲，輕底狎侮，無所不至，僚伍皆不能堪。

一日，與同舍會飲，多吃了幾杯，便以酒發言道：「我皇家子，才高遷、固。君等雖喙長三尺，而手重五斤，是為何物，乃竟與我伍邪！」僚友皆側目惡之，不歡而散，然亦無如之何。及微任滿，當補選，以當事者惡其做放，不肯為之薦拔，不得即赴京調補，因此退而家居。益復傲慢，不與人通。時作詩賦，總只是牢騷不平，毫無屈原忠君愛國之憂，倒有楊惲誹謗不堪之意。把平日食牛扛鼎那些才氣，都變做了吞聲飲恨一副肚腸。時時思量那些目不識丁據有高位，及那些當權用事不提挈他的，恨不得口水都吞在肚裡。自有了這個意思，便種下後來變成異類的根子。詩曰：

畫馬猶應入馬胎，怨憤如何不作災。從來佛性只平等，便離六道坐蓮台。

李微家居歲餘，宦囊已空。迫於日用無資，只得思量出遊，打知交的抽豐。冀有所獲，半為妻子衣食，半為人京調補支費。打算已定，設處了些路費，整頓行李，別了妻子。帶了兩個僕者，一個叫做應榮，一個叫做宜祿，從虢略取道而南，至於湖廣地方。其時府縣長吏，雖不多幾個是他同年故舊，然他平日原有才名，人皆敬重的。況他又傲放猖狂，人又多怕他的。你道傲放猖狂，人如何倒怕他？大凡有才的人，出口成章，凡有所諷刺，或作賦，或作詩，或作傳，人便傳頌開來。若有不好事體，未免取諷當時，遺笑後世。是以人多怕他。古人有云：避才士之舌鋒，避文士之筆鋒。正為此等人說也。此時這些官長，人人開閣相延，宴游歡飲。有所請托，無不聽從。及將別時，又各各厚贈，以實其囊。微猶以為未足，又游到金陵地方。金陵是古帝玉之都，勝跡甚多。微便到處題詠，人人稱贊。彼處官長，相待之厚，亦與湖廣一般。將及一年，所得贈遺，竟有二三千金。微意稍快，謀將西歸虢略。一路行時，又想起做官時事，忽忽不樂。向來那些怨恨憤懣之意，又復形之言色。一日，到了汝墳地方，覺得身子困倦，叫僕人尋了下處，正欲安息幾日，慢慢再走。不意忽然的發狂起來，咆哮叫跳，如虎如狼。兩個僕人，竟不知是何緣故。上前又打，落後又打。去服事他，見了便腳踢口咬。不去服事他，卻又喊叫如雷。不拘門門、扁擔、扒棍之類，拿著便打。打得兩僕，日裡不成日，夜裡不成夜。將近十餘日，狂跳更甚，披了頭髮，脫去衣服，絕沒一些體面，只要往街上走。兩僕那裡攔擋得住。突然一夜，把店門開了，直頭便跑。天色甚是黑暗，兩僕那有膽氣去趕他，只得聽他自去。次早起來，兩下找尋，並沒影跡。打聽往來的人，也並沒人看見。河邊井裡，都打撈一番，那裡有一些下落。只得在店中，呆呆的等了一個月日，杳無消息。兩人料來是死了，便黑心將起來，也不顧家主，也不顧主母在家，小主人又小，一逕把這些銀物、行李分做兩開，各自得了一半，一道煙桃之夭夭了。李微妻子坐在家中，望人人不到，望信信不來。其子才得十五六歲，要尋父親，又沒膽氣遠出。坐在家中，又無所依靠，真是苦不可言。

旅行唯恃僕相親，義僕從來有幾人？

背主挈資圖利己，不思虢略計程歸。

卻說李微自那夜走了出門，一逕走了二三十里路，到一山間，竟把兩手來據地而走。此時心中倒覺得有些明白，看見自家臂膊上生出毛來。卻走到個溪邊，照一照看，竟自變了斑毛老虎。試叫一聲，真是驚天動地。試打一跳，真是旋轉風生。自家又恨又羞，然已無可奈何，便自吞人吃獸。那時商於界上，相傳道：有只異虎食人。往來商旅，早暮俱不敢行；只於巳午未三時，結伴而過。

聞說牛哀曾化虎，豈知文士亦牛哀。

無緣得有從龍遇，且作山君泄憤懷。

從來兇惡之人，或有變為異類者。如郝皇后以妒忌而變鱗，新鄭婦以逆姑而變狗，某官以貪狠而變牛，封邵以暴虐嗜殺而變虎，理或宜然。至若李微文士耳，恣肆狂放，遂至於此，豈不哀哉！將及一年，陳郡人李嚴，以監察御史，奉詔使嶺南公幹，乘傳至商於界，暫宿驛中。以救命有限期，不敢遲緩。次早凌晨，便要起身。其驛吏稟道：「界邊嶺上，有異虎暴而食人，將及一年。凡行旅往來，必待日高而後發。今天色尚早，恐行人尚稀，虎必出而噬人。請且暫停，待日高了，方可前進。」儼不信道：「如此大道，那得有虎，不過是盜賊嚇人，故意妄傳耳。」驛吏再三上稟，儼怒曰：「我天子使，前有導，後有衛，騎從之人，不下數百，山澤之獸，寧能為害耶！」遂立刻起身。驛吏不敢多言，聽之而已。及行未盡裡許，平途之中，林莽茂盛。果有一虎，斑而猛，從茂草中突然而出，適當儼之馬前。從人不及防備，紛紛奔竄，馬亦避易。儼正驚懼之極，無可為計，只見那虎把儼看下一眼，連忙轉身，依舊向草中躲了。儼方帶得馬住，只聽得虎作人言道：「異乎哉，幾傷我故人也！」儼聞得說，心下驚疑，道：「寧有人而變虎者？他道我是故人，卻不知他是誰何？」正躊躇間，虎又道：「李君，李君，子竟忘我耶？」儼聆其音，酷似李微。儼與微向來同登進士第，又是同姓，極相親厚，卻也別了幾年，不曾會面。忽聞其語，不勝驚異。若是李微，何以有此奇怪，但其聲酷似。乃問虎道：「子為誰？豈非故人隴西李微乎？」虎呼吟數聲，若嗟若泣，久乃答道：「我正是李微。別來許久，君猶知我聲音，君真不忘故人者矣。」儼乃下馬，問虎道：「君何為至此？記昔時，儼與君同場屋十餘年，情好甚篤，不啻同堂兄弟，嗣是得附驥尾，為同年友。不意君先登仕路，奪走王事；君亦繼出佐郡，各為功名。天南地北，睽問笑言，歷時頗久。正不知君之蹤跡作何狀，今幸因出使得與君遇，而君匿身草中，不與相見，豈故人疇昔之意耶？」虎又呼嗟數聲，乃發言道：「吾已為異類，狀貌猙獰，使君見吾形，則且畏怖而惡之，惟恐其去之不速，其肯念疇昔之意耶？雖然，願君少留。吾有隱情表曲，無可訴告，今幸遇故人，方欲盡布衷款。不識故人肯為我聽否？」儼曰：「我素以兄事故人，似不妨以形相見。今既不可，願展拜禮，後聽故人之囑。」乃向虎再拜。虎道：「我自與足下別久矣，音容曠阻，不知足下宦途何如，今又何往？適見君有二吏，驅而前，驛隸挈印囊以導，呵殿之人，前後簇擁，喧闐於途，聲勢赫奕。得無為御史而出使乎？不然，何驕從之伙且都也！」儼對虎道：「向時履歷，足下所知。近蒙聖恩超擢，得備位御史。今銜命奉使嶺南，故道經於此。」虎又若笑若悲道：「吾子以文學立身，位登朝序，可謂榮矣。況憲台清要，分糾百揆，聖明慎澤，尤異於人。復有皇華之命，以子高才，自能了此。心喜故人得此顯貴，但我不復為人，不得與君相見，徒增悲涕耳。」儼又道：「往年吾與執事，同年交契深密，異於他友。君竟不幸，化為異類。故人之分，豈以形骸為間，而必堅匿於草木中？」儼與虎絮絮叨叨，言之不已。隨從人役，都站在兩旁。初時驚懼，漸聞其言頗有文理，大家悉悉窅窅，以耳語耳，議論其怪。虎便對儼道：「故人詞意懇切，欲見吾形，吾亦為不妨一見。但君之吏役，在旁竊議。我露其形，必致驚惡。我既不得為人，而復為人所憎惡，又何苦乃爾。」伊又道：「吾既不肯見形，然則請詳其變虎之事。」

虎又呼嗟悲泣說道：「言之不勝痛心，然亦不得不為敵人詳之。我因謝任家居，寥落無聊，因往吳楚之間，干謁當事，將週一歲，得饋贈二三千金，擬歸號略，安頓妻孥，挈餘資往京補官。這次汝墳，忽得狂疾，顛呼喊叫，若不省人事者。忽一夜，聞戶外有人呼吾之名，我遂應聲而出。路甚黑暗，走了一程，至一山谷間，不覺以左右手攬地而步，殊覺快便，欣然自得。此時心愈狠，力愈倍，縱橫跳躑，無不如意。及視眸間，見斑毛種種若獸然，心甚驚異。意欲挺身以行，不可得矣。疾行至一溪邊，照影觀之，儼然猛虎，中心悲慟，幾不欲生。又思既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只得隱身草澤。腹中頗饑，然尚思不食生物，或可復形為人，遂忍饑不攫生物。既久，饑不可忍，乃取山中鹿豕獐兔以充食。又過幾時，諸獸畏為我食，皆遠避而去，無所復得，饑益甚。一日，有婦人從山下過，時正餓迫，意欲食之。又思彼人也，我不幸而為虎，奈何復食人以重其罪？讓彼已過。又思饑餓無所得食，此天賜也，失此不食，又不知何時得物，可充我腹。欲前欲卻，徘徊數回，不能自禁，遂取而食之，其味甘美殊甚，與諸鹿豕又大不同。今其首飾猶在岩石之下，可取而證也。自是以後，便念念欲思食人。不論貴賤老少，徒行負擔，凡過我之前，力之所能及者，悉擒而嚼之，不盡不止。率以為常，不復有獲譴畏罪之念矣。非不念妻孥，思朋友，直以行負神明，一旦化為異物，有覘於人，故分不可見。嗟夫，我與君同年登第，交契素厚，相期白首登朝，後先焜耀。君今口銜王命，手執天憲，榮妻子，耀閭裡；而我隱身林藪，永謝人世。躍而呼天，天不我憐。俯而泣地，地不我惜。身毀不用，是果命耶！未有天之付命於人，始人而終異獸者。罪孽深重，以至於此，夫復何道！」因呼吟嗟泣，悲不自勝，儼又問道：「君既為異類，則有咆哮而已，何尚能人言耶？」虎對道：「我形雖虎，心猶人也。往昔之事，念念不忘。自居此處，不知歲月，但見草木榮枯，亦時時泣下，沾草被木。恨無人可與言，亦不得與人言也。近日絕無過客，久饑難忍，忽見馳驅，故挺身而出，冀得一飽餐。不意唐突故人，慚惶無地。」儼道：「君既久饑，我有餘馬一匹，留以為贈何如？」虎對道：「此又不可。食吾故人之後乘，何異傷吾故人乎？願無及此？」儼又道：「然則食籃中有羊肉十餘斤，以食君可乎？」虎若喜道：「此則受故人之貺矣。然吾方與故人道舊，何暇言食。若對故人而啖肉，有失應對，不亦無禮甚乎。君去，則留之以待吾食可山。」儼顧左右，命取羊肉。虎又止之，道：「且遲之，尚有言。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，將有所托，不知故人肯諾之乎？」儼曰：「平昔故人，安所不可。但不知所事云何，請詳示之，當不負所托。」虎乃謝道：「君不許我，我何敢言。今既許我，豈我忘那。憶昔在汝墳逆旅之中，為發狂疾，痛答僮僕，不顧行裝。既而走人荒山，變為異類，不復叮人市井，亦已忘其來路。雖心尚明悟，而自揣如此面目，見人，則人皆慌避，何處可覓僮僕資囊。不意二奸僕，竟驅我乘馬衣囊，悉□□。妻與子，尚在號略，不見我歸，又不見僕歸。□□懸想，豈知我變為異類乎！君如王事已畢，自南回京覆命，乞命僕齎書，訪吾妻子。但云我已死，無言我今日之事，以駭人聽聞，彰我之丑，是所望於故人者也。」儼拱手道：「謹奉教。」虎又道：「吾於宦時，與僚友不合，伉很自高，頗無所得。任滿而歸，並無資望。有於尚稚，未能自立，謀生之計，不知若何。君位列台階，素尚信義，昔日之分，如同手足，今諒不以異類，變其初心。必望念我稚子孤弱無依，時賑其乏，無使殍死道途，是真莫大之恩也。」言已，又大悲泣，若人之號咷者然。隨從之人，聞其言泣，亦覺酸心墮淚。儼亦不禁嗚咽道：「儼與足下，誓同休戚，足下之子，猶吾子也。凡有所委，自當力副尊命，不敢有違，又何虞其不至哉。」虎又道：「既蒙季諾，吾無復掛念矣。然猶有所托，我有舊文數十篇，一生精力，畢萃與此，未及行世。雖有遺稿，妻愚子幼，當盡散落。君苟為我傳錄，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闥，然亦貴傳與子孫，使知祖若父雖無顯仕，猶有文人也。」儼即呼隨行吏人，聽虎所言，命筆書之。近二十章，文理甚高遠。儼閱而歎之，至於再三，道：「君文誠高美矣。然許久時，何以猶不忘於心？」虎又道：「此吾生平來極得意之業也。在吳楚間，時時念想；即今在草莽間，亦時念想。又安可寢而不傳乎！」儼又問道：「君之所命，止於此歟，抑尚有所未盡也？」虎乃道：「吾欲為詩一篇贈君，以表吾外雖異，而中無所異，亦欲以道吾懷而抒吾憤也。」儼首肯道：「願聞尊教。」復命吏人，以筆授之。虎朗吟道：

偶因狂病成殊類，災患相仍不可逃。  
今日爪牙誰可敵，當時聲跡共相高。  
我為異物蓬萊下，君已乘軺氣勢豪。  
此日溪山對明月，不成嘯但成嗥。」

儼覽之大驚道：「君之才行，我知之久矣。今在異形之後，尚猶如此高邁！慧業文人，當生天上，今不生於天而淪於獸，當必有遺行，以至於此。君試思生平，得無有自恨乎？」虎歎道：「二儀造物，固無親疏厚薄之間。若其所遇之時，所惠之數，吾又不可得而知也。因君之言，提醒我心。若反求所自恨，則吾亦有之矣，吾猶記少時，於南陽郊外，與一孀婦通，情好殊密。後來往返頻數，形跡漸露，其家知之，嘗有害我心。我與彼婦，由是不得再合。吾憤恨之極，因乘風縱火，一家數人，盡焚殺之而去。始雖快之，後亦殊悔。生平之恨，此為甚耳。但以殺人之故，受此孽報，又復為虎食人，孽益日深，又不知報將何如也，可為拊心疾首、痛哭流涕者耳！」儼歎息道：「君之今日，大都以此。然君既知悔，當不以惡道終其身，可無過自悔傷也。」虎又嗟吁而言道：「已矣，無復望矣！然尚有一言相囑：君若使事已完，回京覆命，幸取道於他郡，無再過此途。吾今日尚悟，認得故人，然胸

中不了之事，無所告訴之情，既得一泄於君前，則我之事畢矣。自此以往，無復人世之念矣。便恐迷卻本性，茫無知識。則君過此，吾既不省，將碎足下於齒牙之間，終成士林之笑。此吾之所切祝也。君從此去裡餘，有一小山，登其上，盡見此地，將令君見我焉。非欲矜勇，欲令君見我猛惡之狀，不復再過於此，則知吾待故人之至意也。」儼悉唯唯領諾。虎又道：「君還都，見吾友人妻子，無言今日之事，以彰我丑，則感庇深矣，是以不憚再三叮嚀。君奉命有期，吾恐久留使旆，稽滯王程，願與子訣。珍重故人，相見無期。」儼再拜上馬，回視草茅中，號咷悲泣，所不忍聞。儼亦向之大哭一場，然後策馬而行。不裡餘，果有一嶺。登其上，顧視嶺下，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，岩谷皆震。儼想其言之不誣，遂去抵嶺南，將所命公事一一料理。及事畢，亦幾半載。憶虎之言，不敢復由故道，乃求他道，紆其途而歸。亦不知虎之所終也。至京覆命一完，即遣人持虎所授之詩文，又自作書一封，及賻贈之禮，若李微真死者然，以訃於微子。月餘，微子自虢略至京，詣儼拜謝，求先人之柩，欲扶歸葬。儼無可為對，不得已將微往游吳楚，及回至汝墳變虎，相遇口授詩書、囑托妻子之事，自顛至末，一一告之。其子痛哭而返。儼念故交，且已受虎之托，遂以己俸均給其妻子，免饑凍焉。其子亦有文名。儼官至兵部侍郎。古今才士，不為少矣，而變虎者，曾未之聞，乃竟以傲放一念致之。世之非才士者，僥倖一第，便爾凌轢同儕，暴虐士庶，上藐千古，下輕來世；其又不知當變為何物耶！至於李儼，以異類之所托，而不負約言，分俸贍子，其視貧賤之交，漠不一顧，死亡之際，視若路人，其賢不肖又何如邪。在下懶作落場詩，聽唱《黃鶯兒》一隻：

摘藻薄卿雲，恃才高，每喪身。古來多少遭奇困，於菟快心。

蚡倫有文，現身說法殊堪信。再沉吟，若無誼友，妻子定飄零。